



四書輯疏

孟子三

十六

2796
30-19



門仁12
號 2796
卷 30-19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八

後學會津安聚著

公孫丑章句上

九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

也盧未人曰謂主持國柄政由己出管仲齊大夫名

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精里先生曰蒙引

按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

以問也

註翼

范紫登曰乎字是
震望不敢必之詞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知有聖賢之
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蹙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
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出趙註正義云其
他經傳未詳因勉

錄四書釋地為曾子子
胡斐才曰闕疑可也 蹙不安貌盧未人曰是不安
之意見於色指南

曰為其擬之太
高而不安也 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盧未人曰是
不悅之意見

於色指南曰為其擬
之太卑而不悅也 曾之言則也孫詒仲曰云曾之
言則也可云曾之

為言則也可初
無分別蒙引泥甚 烈猶光也盧未人曰謂事
績烈然顯著也 桓公獨

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

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旬於施為如是

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

曾西推導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

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朱子曰範

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蔡虛齋曰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規矩作為也不獲以比子路僅可治十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而輔氏乃云云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亦太鑿矣

註翼胡期僂曰孰賢人品孰勝吳蘇右曰畏是敬畏不敢玩忽意非不及而畏避之也○比于于是是字指得君專三句李氏曰曾西却就他功業之舉以見他人品之劣非專以功業論孰賢也盧未人曰得君得其君之信任也功謂建立事績○重曾西不為管仲見己不為管晏之意子路意輕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註翼胡期僂曰不為就上概然數語言之指管仲盧未人曰不可謂曾西且不為而我為之乎只云

曾西與我同一學術彼既不為我肯為之乎單言管仲者據所引曾西而言求補不為晏子意故下文丑問又曰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今按許白雲謂猶有未推重曾西意不是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盧未人曰其聲名著於諸侯

註翼張泰嶽曰以是贊成的意思盧未人曰霸以功言顯以名言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去也輔潛庵曰譬如人自以手反覆此易

耳為

註翼吳蘇右曰玉謂成王業孫詒仲曰以齊王猶反手其意是以德乘時勢說也林次崖曰言霸顯

之不足為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是加文王九十七而

崩見禮記文王世子言百年舉成數也蔡虛齋曰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

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才始也李岱雲曰集註曰

才有其二言未洽於天下也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正釋繼之二字也然後教化大行總承上武王周公蒙引單以制禮作樂為教化豈武王克商全無教化只待周公行教化乎至以武王

為政化大行周公為教化大行尤謬文王之德本兼政教然後大行即文王政教之德大行也言教化則政自在其中何可分也

註翼指南曰公孫丑此段都在德上論不在時勢上論故孟子下詳周難於時勢齊易於時勢見不盡係於德也且字有味有即無論其他意胡期僂曰若是指齊王由反手來惑是疑惑王者死曰崩正義曰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也蔡虛齋曰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德蓋指治岐之政今按撮言一說有云王可惑由反手更可惑不必從張泰嶽曰洽是溥徧又按之字指文王之德張彥陵曰大行即上洽字意四書脉曰不重武周通義曰易然句李岱雲曰今言王若易然正根反手來由孟子言猶反手之易故曰今言王若易然不然則脫節矣胡期僂曰然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高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
由通○當猶敵也猶比敵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

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

九九世吳氏曰近本集疏集編纂疏通本九作七忠
按殷本紀自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
太丁帝乙帝辛九歷九世則作七誤也今從翻宋
本纂箋本今按釋地又續以註為誤未之考也故

家舊臣之家也

且謹翼

孫詒仲曰文王何可節是言文王有德無時勢
故難吳孫右曰何可當就德言正反不足法句

即

盧未人曰由湯至於武丁至久而後失言時難尺地
至百里起言勢難翼註曰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

夏

失而後有也只是振起之耳胡期僊曰運掌是言其
易輔相之之字指紂言失之之字指天下說蔡虛齋

曰故家舊臣家也遺俗舊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以
脩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
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是以
難也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無承上文
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矣今按史記宋世
家曰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據檀弓則衍似
是啓子漢書古今人表有宋微中註曰啓子又膠鬲
次別載微仲蓋微仲是啓弟衍是啓子大史公誤混
為一人宋微中指衍數釋地又續知人表有宋微中
而不知別有微仲可謂疎矣指南曰兩其字指紂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

知音智鎡音茲○鎡基田器也趙格庵曰蓋耒耜時之屬或云大鋤也

謂耕種之時

註翼

鄧雉子曰此借齊人口中點出時勢二字來只要趕出今時則易句為下兩節張本不必牽纏文王指南曰首二句以作事言次二句以種田言智慧智之聰敏而明察也吳孫右曰今時只作今日字看補時勢在下未惟此時為然亦言此日耳趙註曰乘勢居高貴之勢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勢以齊國力量言易易于致王也三

代盛時

禹湯文武興王之盛時

王畿

音祈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

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

四境言民居稠也

衆多密也蔡虛齋曰人之所居必有無間斷處也李岱雲曰按註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緊對文王勢之難說可見此

段自重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更著

一又字便是將齊有其民包在齊有其地裏面說非

平對也未嘗有其地而無其民者

註翼

吳孫右曰兩不改讀住謂不改而已闢已聚矣今按此說本許白雲一說許氏謂意詳得矣字

出指南曰改者再也謂更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顛顛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時以天下機會言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
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
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但得食便
以為美但
不待飲便以為甘
不待甘美也

註翼
吳蘇右曰且字緊承上文來言不但有勢且又
有如比之時也未二句要補仁政在饑者上要
補致王在為飲下易食易飲屬與飲食的身上說胡
期僊曰疏是疏闊之久此時指宣王之時惟憚困苦
之甚今按存疑說時字未是虛未人曰易為飲食根
仁政講謂惟悴之民易於施德不待深仁厚澤猶饑
餓之民易於飲食不待甘美也李岱雲曰兩點時
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音也楊升庵曰置驛郵速驛
遲駟疾也許謙曰馬速

曰置步速曰郵臆揣摩安說初無
所祖若是步速字何以從馬所以傳命胡斐才曰
謂傳送文

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註翼
饒雙峰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
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
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無時
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孫詒仲曰
蒙存云德之流行就時勢易上說看來此說不是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諭困苦也倒顛倒懸猶擢潘王之筋
懸之於東廟之懸人之被
倒懸也困苦之極也
故以諭民之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
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註翼 蔡虛齋曰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
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速意也胡期

僂曰此時猶言此日句
勢與德行然指上一句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 上章丑雖得聞以齊王
猶反手之說而猶疑其

或動心故 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有此問

之業亦不足怪 未子曰言雖由此而任大責重如此
為霸為王不是差異

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 中村氏曰任大自己
言責重自人言蔡虛

齋曰任大責重亦有分別如為泉州府知府則此一
府之事皆其職任也若府事之治不治民之安不安

則皆其責也指南曰亦有二字說得活許白雲曰知
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林次崖曰註恐懼

疑惑就是動處舍恐懼疑惑又何討動心矣饒氏謂
是心之所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

亦不是其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動心之目是
矣又云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

騎四十疆仕 曲禮四十曰強而仕注古者四十始命
之仕又曰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

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
盧未人曰道

許白雲曰謂之疑動德立必得於養氣故心不以懼動
言故心不以疑動德立則行道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

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註翼 吳孫右曰此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
者由于知言養氣而不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

來○首節言己當大任而不動心○夫子若加以齊
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小則

霸大則王亦其能事無足怪矣蔡虛齋曰此指得位
行道胡期僂曰卿相為卿輔相不異言其優為而不

足怪如此指任責重說否言不動虛未人曰曰四十
言我自那時已不動心不待今日也○丑畢竟是功

利之習故此問終不脫一霸字李岱雲曰孟子只要講不動心之道無暇辨他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趙格庵曰齊人能生拔牛角金

仁山曰史記范雎傳及淮南子告子名不害蓋與浩生孟賁血氣之勇丑蓋

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蔡虛齋曰孟賁以力孟

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

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輔潛庵曰告子外

四古時己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

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註翼吳孫右曰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指不

過于孟賁遠矣胡期僊曰若是指不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陳定宇曰有主二字包

得有主但有精麤之分許白雲曰北宮黜以必勝為

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

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註翼吳孫右曰二節至守約也

大槩言不動心之有告子先我不動心而問胡期僊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

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

也挫猶辱也褐毛布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

也中村氏曰羸大不襜帖也陸稼書曰褐寬博只是一件不受者不受其挫也

不肯甘受而必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

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註翼 吳蘇石曰黜舍二節要知二子不足重只借二子引到曾子上去盧未人曰北宮黜孟施舍皆

曰養勇謂自負其勇猶言蘊蓄也趙註曰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孫詒仲曰

說約就此二句上見必勝意自好若存疑以此二句為無懼以下方是必勝殊不是也但愚意不必如說

便說方見必勝意被刺而不撓不逃則是奮勇直前

存疑說約李九我吳無障李岱雲諸說皆不是許白

也謂不惟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

之撓是打市朝人眾之地惡聲不善之聲反報也胡期僊

稼書曰惡聲至必反之大全蒙存翼註脉俱兼褐寬

博萬乘說獨淺說單指萬乘言不可從講意曰視刺

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

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眇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胡期僂曰非戰力不能勝只是視其勢必不能取
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期
僂曰度量敵之多寡勇怯必已可敵而後進謀慮己之營力技勇必可勝彼而後會朱子曰此舍譏別人

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舍自言不是孟子言李岱雲曰按指初進戰之時視不可勝之敵亦如可勝一般心中毫無懼怯正與下量而後進慮而後會者相反舍豈能為必勝哉却又自開一句見他胸中有主不動心有道也張彥陵曰進是待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胡期僂曰是指量敵二句說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

反求諸己蔡虛齋曰黜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己所務亦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所務亦在外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許

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

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

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盧未人曰黜務勝

倘有勝於我者能無動心舍專守己在己者得自

主都不管勝不勝只守著一个無懼而心自不動故

比黜為得其要

註翼 翼註曰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己二字彷彿相

漸引到守氣不如循理上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陳定宇曰以義理之直為

注而不動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趙

庵曰凡物縮之則橫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

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引二說證縮為直趙格

直者二為惴恐懼之也黃氏曰之字指人蔡虛齋曰

橫者三惴恐懼之也今人或謂是恐嚇他非也今

按是許白雲說往往而敵之也之字亦指人翼註曰

揚齋從之誤往往而敵之也如往而決大疑斷大

事以一是矯眾非以往往而敵之也正抗眾邪之類

註翼

胡期僊曰大勇是義理之勇饒雙峰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陸稼書曰睡庵謂自

反指平日所為言非臨時也按此亦小誤自反只指

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為耳虛未人曰以自反為主則

不主必勝而理可常勝不主無懼而理無可懼就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一般所以為大勇蔡虛齋曰吾

不惴焉猶云吾得不怕他焉猶乎也丘月林曰大勇

只末二句見之或以吾惴為能怯吾往為能勇總為

大勇未是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胡期僊

舍之氣象雖似曾子而守約于默然舍之所守乃一

身之氣必進以鼓其氣而無量敵以沮之必會以作

其氣而無慮勝以撓之未嘗反之于心以自審其直

與不直也今按氣字對理而言謂血氣差誤謂容氣

尤誤謂心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

也輔潛庵曰反身謂孟子之不動心其原同蓋出於

此下文詳之蔡虛齋曰承上句反身循理說○孟子

多節目皆未及也故又曰下文詳之

註翼李岱雲曰舍所守之約是氣上約曾子所守之

中村氏曰一又字承舍之守約說見其尤約翼註曰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指可得聞孟子誦告子之言指不得於心勿又斷

不亂反以己意而告之也指不得於心勿告子謂於

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

心言字或問文集以作告子自己之言語類一說以

集同輔潛庵曰達字與辭達而已矣之達同許白雲

曰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林次崖曰言如何舍

置隨他達隨他鵲突都不去審思明辨使義理通

明而可達之言便是舍置也今按告子以為遇所當

疑惑之理而反求于心則心反為之撓於心有所不

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輔潛庵曰

女安乎之安同今按告子以為若遇所當恐懼之事
 而心為之不安非氣之所可助者也故不可求也與
 養氣反諸家說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多未安不可從人曰告子勿求於心勿求於氣都不費一此工夫只
 消一強制便不動心故曰速與先我不動心先字一
 意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
 諸氣者急於本心而緩其末氣猶之可也輔潛庵曰
 可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言而遂遺
 也其內心其不可也必矣然九曰可者亦僅可而有
 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謂以理之極論之則志固心之所
 之而為氣之將去帥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之將帥然氣亦人
 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充滿乎一身而聽命于志

為之守衛是志的卒徒註補卒徒對帥字言本呂與叔克己銘故志固為至極第一
 而可而氣即次之即亞於志而人固當敬守其志然
 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輔潛庵曰守即持也蓋其內心
 外言本心末氣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
 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仇滄柱曰內外本
 結全節蓋心與言對則有內外之分心與氣對則有
 本末之辨謂單結持志養氣者殊欠分曉今按蒙引
 謂外字指氣誤盧未人曰告子以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強制其心則孟子之得於言而自然不動大畧可
 知告子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強制其心則孟子之
 求於氣而自然不動大畧可知故不必明言知言養
 氣而已見不動心之略

註翼

吳孫右曰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

意可者未盡可不可者斷然不可是緊一步先寬一步語蔡虛齋曰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言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己之所以不動心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己之所以不動心者也此無暴字兼直養而無害翼註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徐做弦曰無暴其氣只是不剛喪他使之盛大流行如所云愛養精力不殫欲忘生亦無暴氣之一大端也吳因之曰此氣與上施舍守氣之氣本無兩樣然此處作好看施舍作不好看何也蓋氣必與理對施舍所守全不顧義理故作不好看若論氣則均是體之充豈有不好者哉盧未人曰體是身體人滿身遍體都是氣之運用故曰充持其志謂心有滿身遍體都是氣之運用故曰充持其志南曰故曰舊多誤作古語非也猶云我故說之浦星塞曰氣帥二句言志氣之功用志至二句定志氣之等級持志二句推志氣之工夫六句連承而下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

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吳燕石曰

氣火之說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足氣亦在所當重矣果何說也蔡虛齋曰孟子言氣次焉次者即次之謂也依丑之問意則是認文字為後字壹專一也專單也獨也併蹶姑衛反顛躓也音至是忽趨走也奔疾

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輔潛庵

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便是不可向言只得下在字虛未人口志二句雖互言然看註

而動如人顛躓心趨走張本嶽曰人之步履至于傾跌奔走至于急遽都是倉卒之間氣失其平所致若與心無干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寧這豈非氣動志之驗乎今按要趨走者是心及其趨走則是氣也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

九氣動志者什一陳定宇曰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

註翼仇滄柱曰有看志壹句在好一邊氣壹句在不

好清流清兩邊者此虛齋蔡氏之說也玩朱子語錄源

則不好清兩邊者此虛齋蔡氏之說也玩朱子語錄源

而並能當乎其則今日壹曰動都是偏勝不好字眼如何可說善一邊說○氣壹反動心如正當喜時喜之氣一時情勝雖欲止於壹之則而不得正當怒時怒之氣一時過常雖欲止於怒之則而不得便是以喜怒之氣而動其心蹶趨是就主粗且顯者言之非單指此等為氣能動心也林次崖曰志一則動氣故當持其志氣一則動志故又不可暴其氣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反扶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

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

以其故也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謂未嘗必其不動言養氣是也而自然不動也能然之然字亦同其故知

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黃氏曰盡

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中。村氏曰：是非以理言得失，以事言輔潛庵曰：言有是非得失，而所以然者，則心也。心有蔽陷，離窮之病，則浩然盛大流行之貌。孫詒言有誠，淫邪遁之失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即輔氏以盛大為體，流行為用。夫盛大即至大流行，即至剛也。至大至剛，亦可分體用乎？盛大流行皆就處說，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盧未人曰：恐人以浩然之氣，非體之充之氣，故指而解之。曰：充滿於身之氣，皆浩然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亦勿以體之充，就當浩然看。音扶：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吳孫右曰：明道義配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孟子知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而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其正相反處。冥暗也。悍強也。很。

註翼

吳孫右曰：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言己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在。知言養氣。

○二我字緊與告子對。針精里先生曰：惡乎長與惡乎定，同句法。長短之長，蔡虛齋曰：知言浩然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今按善字內有直養無害意，在。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陸稼書曰：大全朱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

無形聲之驗，有未易言。以言語形容者，趙格庵曰：心

人所與知，有形有聲，則有可指之驗。惟無形聲之可驗，則言語誠有未易形容者矣。故程子曰

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此氣可知矣

註異 吳孫右曰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今按直解

講述說不是達說曰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

說難言非終不言也只是見這箇微妙難形容耳故

下遂備言之孫詒仲曰蒙引云言不得也愚按既言

不得下文何又言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反蓋天地之

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盧未人曰天

大事故做得來故曰初無限量隨甚麼大事都驚動的

挫折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今按無限量不是狹小的

從上一層說來以應下文塞于天地之意凡氣正者

有常為主邪者無常為客祭虛齋曰惟其自反而縮

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

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

而充塞無間去聲矣許白雲曰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

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今按成雲謂王觀濤說抹去而字大非可從中村氏

曰充塞無間謂徧滿透徹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斷

之者○充塞二字自含無間意朱子更補此二字以

完不可屈撓之意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

則欲音坎然而後知其小也言天人本一理更不有分

人身上之氣也人若能養此氣而無害則何事不可

做若夫不然而為人欲所遮隔則氣欲然不充體允

事不可做而覺得狹小柔弱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許白雲曰

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謝氏教人

頌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
度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
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養之亦不難也中村氏曰
心得其正比大學心正稍粗此只是公正意思對私
說邪

註翼 王魯齋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
其為氣也氣之用今按此說本確孫詒仲非之

不知直養不重之故也不可從蓋兩節俱形容氣之
體段而自有體用之分也朱子曰至大至剛氣之本
也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之間乃其效
也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朱子曰
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裏說到
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
氣魄便做不得蔡虛齋曰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
這般樣子氣之體段也直養無害輕說下塞乎大地
之間則是至大至剛但必直養無害方全得此氣之
體段耳○若非直養無害則所謂本體者不可見矣
故所言之虛未人曰直養即是集義無害即是勿正
勿忘勿助但此處且輕講工夫俱在下面李依雲曰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塞天地必有實事可見但此却不重只重形容其體
段耳輯語曰天地之氣本是剛大故無處不到無處
不透人得此氣以生只為不能善養不能完全此氣
與天地不相親切若果能直養無害則天地之氣即
是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瀰滿更無空
闕處所謂塞也若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饒雙峰曰合而有助
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張彥陵曰單重氣一邊
陸稼書曰按雲峰胡氏云合即延平一袞出來之意
助即延平翻貼起來之意最明蒙引以為誤而謂延
平所謂觀貼實兼合而有助意此謬也想蒙引未曾
細玩

語類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陸稼書曰
有一條以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分看存疑主之有一
條以統體一事分看蒙引主之大全則二條兼收今
按集註則前一條為正吳孫右曰此處義道不可分
體用蓋皆就行處說也今按義道俱以內言故義字

與下節兩義字，以外言者不同，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借以為於道
遠巡退縮無勇為力量之義，餒字言人能養成此氣
 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
憚，他用林曰人能養成此氣尚在其為氣也之前，孫
字意愚按疑感對知言說此節配義道以養氣言只
當說恐懼其云疑者乃遲疑之疑與易不疑其所行
之疑同非疑
感之疑也
 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
 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
 以有為矣。蔡虛齋曰不免於疑懼而不

註翼

盧未人曰配道義便是塞天地實事倘氣在一
身都不動作施為何處見得充塞陳定宇曰此
是字指浩然之氣言吳孫石曰餒只是體不充與下
餒字一般但此餒字內有無以配道義意下餒字則

報無道義來蔡虛齋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正言氣
之功用也無是餒也特反言以明之耳非並舉之詞
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篋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盧未人曰集

日積一義明日積一義件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日平

件合義無一毫不足處襲張泰嶷曰是不由正不道掩襲于外的意思如齊侯

襲音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注言氣雖可以配

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
 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蔡虛齋曰此始

養成此氣之成字許白雲曰事皆兩字說集字自反
 直無愧作是慊也輔潛庵曰自然發生於中一句甚
 要切說得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
 而得之也字只行一事偶合於義八慊快也足也言所
 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
 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慊體之不充由心之不
不集然則義與心氣相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
下而其不在外明矣外而不復扶又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
 之氣矣祭虛齋曰外義故不能集義何也以其不知
其為吾性所固有而不復以為事也陶謹之
曰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即外義之意詳見反形句告子上篇祭虛齋曰告子未

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
舉以證之耳故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
 註翼陸稼書曰此節自則餘矣以上雖有義內意然
却是實故行有不慊於心句重在不自慊於心要
見不可不慊於心也我故曰以下則又以義內為主
而義以生氣之意却補在言外故其承上行有不慊
於心說來也及重在行上見行之得失係心之慊否
而要求慊於心者必須行皆合義也○自我故曰以
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我故曰
三句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吳
因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此不重斥告子之非只重吾
人當以告子為鑒決不可以義為外而自懈其集義
之功亦猶下節舉宋人只重當戒宋人而自防其助
長之害語意一樣朱子曰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
字對其意益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
襲取之於外云爾祭虛齋曰非義襲而取之謂非可
以義襲取之也○鏡氏云無是餘也是無氣則道義
餘行有不慊於心則餘是無道義則氣餘此說尤謬
一餘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王聖俞曰生如
自根生幹自幹生枝取則是強拿他來的
 孟子公孫丑上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

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

朱子曰：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註，勿正為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不之，未可直以為非。故子於集註兩存之，必有事焉有所事也。黃勉齋曰：猶言必有所作為。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焉。語論

季氏正預期也。預先也，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公羊傳：「僖公如作正心義亦同。」輔潛庵曰：「勿正心謂三十二年。」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

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効其或未克，則但當

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許白雲曰：謂

作為欲充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蔡

齋曰：節度猶言法則。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

昏昧無知。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

其所，有事耘除苗間穢也。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

作為者也。蔡虛齋曰：本文先氣而後苗，直說也。集註先苗而後氣，倒懸也。一理也，互相發也。

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蔡虛齋曰此二句註亦是借說

養氣者故下即承之曰無是無是二者則氣得其

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

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朱子即孟子所說見得告子不能免有此病耳非謂大文

正指告子而言也如字不能免字可見

註翼陸稼書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向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

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文重拈心字者非蔡虛齋曰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

要於氣上著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於氣上著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著工夫到底盧未人曰集義不忘是從義上做工夫故愈用力則愈積善助長是從氣上做工夫都不顧理之可否故專任血氣即喪

了義理之正所謂無益而又害也。○助長是氣未能
充以管矯強造作凡事猛逞向前全無畏憚然事未
合理必至事勢窮蹙便沮挫屈抑把氣都銷喪了
到銷喪再充養不起故不徒無益而又有害○無若
宋人以下甚言助長之害以為無益四句不是並言
忘助之害以忘之害形助之害見助之害甚於忘也
吳因之曰趨視而苗已槁言不待久也已在趨上見
槁之速意胡期僊曰槁是枯死賽合註曰天下句借
苗言氣或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饒
雙峰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
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
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扶又問而孟子

答之也。設偏陂。反。義也。蔡虛齋曰：偏則不正矣。陂則

長一。邊短。○如楊氏為我。淫放蕩也。謂無檢說得。漸

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次夸張泛濫去。盧未人曰：必務邪邪僻也。邪僻謂不

辨博以濟其私，便放蕩不根。正說得一向。遁逃避也。皆成回互走作去。盧未人曰：

如變犯柳而。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必放蕩放蕩則必

邪僻邪僻則必逃避。蔽遮隔也。所遮隔不明，只見得

言形於外，故以病言。蔽遮隔也。是也。偏陷沈沈非溺也。於水只見身溺，在那裏如陷溺

深終莫能悟。離叛去也。與正理違叛愈去愈遠。窮困

屈也。輔潛庵曰：困屈謂其心於。四者亦相因則心之

失也。去輔潛庵曰：必因屈心存於中，故以失言。人之有

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

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蔡虛

明字與蔽字相對無。蔽則亦無陷離窮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

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

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輔潛庵曰：此言孟

也。蔡虛齋曰：道以理之本。體言理以道之散殊者言。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

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

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陳定宇曰：集註於

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衡稱也。以較角音教相。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陳定宇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
 人在高處喻人之心通乎道者中村氏曰堂下若猶
 人曲直以體貌言語類以長短二字易曲直

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解決矣

註異 朱子曰說知言又只說知說淫邪遁四者蓋天
 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饒雙峯曰蔽之源不一有為
 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
 所蔽蔡虛齋曰即其辭之說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
 者有在淫邪遁皆然要著四箇所字說淫邪遁蔽陷
 離窮皆是其辭其實說有許多樣說蔽亦有許多
 樣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說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
 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放此○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謂不特發於言之病而已也○此政字不是
 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所以明其為理之必然也非固自矜其言之

必信也○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
 說胡雲峰曰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
 言無大無小無不謂其害無不害不必拘先後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名之奇字少穎宋以為皆公

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德行得於

心而見形旬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

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

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

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知言則知之明

而有言語養氣則然則豈不既聖矣乎四書脉曰此是推尊孟子
行之女而有德行
勿云過自任陸稼書曰按因之四書脉二說不同睡
庵為長但丑之推尊亦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子
自任而下節惡是何言語氣不相對針於
自任與下節惡是何言語氣不相對針於
 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
 者務本而已蔡虛齋曰有德者必有言孔子是何等
就德行上做工夫

註翼

吳蘇右曰自宰我至學孔子也言己不敢當孔
子而寔願學孔子○宰我子貢長于言語冉牛
閔顏優于德行要見各不相兼以起下孔子兼之句
許白雲曰善為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張泰嶽曰如宰我子貢這兩人說的言語皆能合道
理當事情而善為說辭賽合註曰辭命命字即為命
之命不必分文辭命命張彥陵曰以辭命命人故謂之
辭命胡雲峰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

故專發明一聖字金山曰王文憲曰自此而下文
勢抑揚起伏若散漫而無收拾徐而玩之前後相應
極為
縝密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驚歎丑之以
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
之辭以告之也
不自聖明己之不敢當聖也
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
其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所以好古敏求孜孜不厭是不教不倦者
厭自智中出也今按自明猶言成己也

仁之所以及物所以立不獨成不獨成是不倦自
物猶言成物也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拒抵
註翼 虛未人曰是何言即既聖之言也饒雙峰曰不

又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
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指南

曰且字要玩正是兼盡意胡期僊曰不居即不當意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其字指聖
人未廣大

謂微少也鄧維千曰猶赤子之於安處斐才曰止而
大人形非不肖而第未充其量也
不也公孫丑復又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
數子欲何所處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體字是身體之體朱子曰聖人道
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

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
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

言故以為具
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
處也孟子於數子所至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也猶
僂謂指數子稍差又按顏子地位儘
高然猶未是聖人故不欲自處也

註翼

范紫登曰姑字甚婉只不欲以此佳足意願學孔子隱然言下翼註曰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

了諸賢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

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

許白雲曰集註舉夷尹事

實皆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不擇夏商今按治進亂退蒙引講述說不必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註翼

吳赫右曰自伯夷至末則言孔子之尤盛于釋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許白雲曰是問孟子才

德所至比聖人為何如蓋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子先分別夷尹不同道中村氏曰按不同道指夷尹相異處以告子下三子者不同道例看○上二句以志言次二句以事言今按或謂與孔子不同道固誤虛齋謂與己不同道亦誤張泰嶽曰上則擇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下則擇民而使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蔡虛齋曰可以久則久於其國也可以速則速去之速也○仕止以出

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 賽合註曰不要說三子不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無高下也 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註翼 胡期僊曰於當與字盧未人曰若是班承皆古

有同孟子乃舉二端以言其同既得其同又要問所

以異孟子又引三言以見其異吳蘇右曰否字言非

夷尹之所能班自生民二句又推開說見孔子超千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

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

心之正也指南曰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 聖人

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陳定

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李岱雲曰

德感而人歸之故曰根本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是就其中作為處說故曰節目中 於此不同則

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註翼 盧未人曰然則有同與承未有孔子來言孔子

雖聖之尤盛夷尹亦是聖人亦有同否胡期僊

曰同指二之同說百里是極小之國皆是指伯夷伊尹孔子賽合註曰然則有同節輕輕看重在後面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朱子曰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

讀下句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

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言假使欲推尊其師雖小汗不

平必不至私所好而以非其事空譽之汗字以言言蒙引諸家以識言說不可從

註翼吳孫右曰宰我三節正發明孔子之所所以異宰我主事功言子貢主德政言有若主踐形盡性

言張泰嶽曰敢問孔子之所所以異于夷尹者何如四書脈曰敢問其所以異句是從生民未有句生來洪

覺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著眼目自思得之翼註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輕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輔潛庵曰以其德言也今按觀於自生民以來未有盛句似德

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觀賢遠矣三字生事功言可見蒙引謬蓋堯舜治

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

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陳定宇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

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

註翼張泰嶽曰子是宰我的名賢是勝過的意思胡期僂曰夫子指孔子指南曰亦不須太抑堯舜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輔潛庵曰大凡者泛言其理實如是也翼註曰政德與其人俱往禮樂則流傳於後世者禮以飾政故見禮有煩簡則政中之質文可知知樂以彰德故聞樂有美疵則德中之性反可知是以

我從百世之後差楚宜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

者陳定宇曰差等猶言品等情實也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潛

庵曰准其理之如是故我從百世之後以是等差百世之王其政之優劣高下莫不盡見無有一人能適其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也

莫若夫子也

註翼陸稼書曰見其禮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蒙引存疑遂皆舍孔子在內殊不是麟士得之賽合

註曰重德政不重禮樂李岱雲曰德是己身上底政是行出去底呂晚村曰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今按存疑德兼功說不必或指功及物說尤不必指南曰勿如常說云由夫子之禮樂見夫子之德乃子貢所親炙者不待有所考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趙格庵曰牝曰牡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

毛蟲之長下同鳳凰趙格庵曰雄曰鳳雌曰凰狀如鶴五色而文羽蟲之

長垤蟻封也蟻穴上土堆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潦者雨水行

道上雨水流聚故云行潦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萃聚也

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解出類二句陳定宇曰此聖人

字是泛說從古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解生民

尤盛以道冠百○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反色柏也未發謂未以言語發

橫渠西銘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

是擴前聖所未發者只指養氣言為是

註翼蔡虛齋曰有若本意只是就民類言其曰麒麟

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之

意也張泰嶽曰天地間豈惟民有同類哉九物亦皆

有之今按揭訓說不可從張彥陵曰說個類正甚言

其不類四書脉曰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又

按晚村謂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誤呂晚村曰出

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

聖人○孔子盛於群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

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程朱都只自己眼孔低小耳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自西自東自南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力是資力指財賦假仁者本無

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假假托也仁以霸若齊

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

適而非仁也李岱雲曰德在王者自己身上看故曰

是即推之無適而非仁不但德字周王者表裏精粗都

若征伐以救民尚是後一截事不可就當了行仁○

自字代換以字最要細看盧未人曰由乎中而出乎

外謂之行

註翼 林次崖曰此章大意是辨王霸之所為及其所
 應欲人之慎於所處也○上節是說王霸之心
 誠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其誠偽亦不同今按象
 引四書脈案合註說翼註困勉錄緒言說俱未是
 當以存疑淺說為是胡期僊曰以力為是以用指南曰
 王伯二字是定其人品謂此是伯者此是王者非論
 伯天下王天下也又按以七十里以百里見不待大
 也緒言錯看不可從吳蓀右曰霸者必有國方大
 或以制人而成其事業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
 仁矣呂晚村曰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王
 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

不同說上節輔潛庵曰以力假仁故入所以應之者

其不同亦如此說次○鄒氏名浩字志完曰以力服

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力未足敵未以德

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自然中心悅從

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

者也輔潛庵曰其視董子美玉砥礪之喻荀子隆禮

註翼 林次崖曰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中已含

個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中已含個以德行仁中已含
 虛齋曰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
 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今按人字似不專指
 列國諸侯滄柱說不必從朱子曰若七十子之從孔
 子至子流離飢餓而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
 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吳蓀右曰四自字就

鎬京言自鎬京而東而西云○無思不服言無一人
的心思不服說叢曰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
人之意非兩層語呂晚村曰此之謂也繳以德服
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武王更問客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
不去上聲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註翼

朱子曰此亦是為下等人言盧未人曰勉當時
諸侯行仁張彥陵曰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
就國勢上看榮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
求意胡期僊曰今指當時諸侯說林次崖曰是猶惡
濕而居下只是不能免意今按觀下
貴德尊士等字仁字以事當理言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

也倪仲弘曰禮記表記云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
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夏九範曰任賢能而

明政刑則必無橫政無貴德猶尚德也姜鳳阿曰德
濫刑所以為強仁之事

專言之指南曰指賢有德者使
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指南曰指賢有德者使

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

足以修政而立事姜鳳阿曰德字對能者而言偏言
之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能者未嘗無才

而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能者未嘗無德而

才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能者未嘗無德而

位是統治者職謂廢司之職是分理者正君善俗修
政立事是在位在職後事要者足以字李岱雲曰分
而言之則有得德之大端全體而為賢者亦有得德
之偏長緒餘而為能者觀註訓賢者在位則曰正君

而善俗以正君善俗統舉本末而言之也訓能者在
 職則曰修政而立事以修政立事各盡偏長而言之
 也饒氏有_其位便_有其職之說極
 好然看賢能位職無別猶未盡善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盧未人曰敵國無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
 之意可見矣書泰誓云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盧未人
了日子所謂維
日不足之意

詩翼

林次崖曰如惡之兩節是說仁則榮胡期僂曰
 之指辱翼註曰莫如字直貫至政刑中村氏曰
 貴以心言張彥陵曰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
 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李岱雲曰人君誠
 能貴德尊士在位在職盡是賢能國家自多閒暇便
 於是時明其政刑而不以閒暇苟安若虛齋謂預收
 賢能以實吾國一旦國家可以為然後明政刑便
 是兩截看了盧未人曰明謂斟酌詳審辨別不差是
 也明政是酌其因革損益之宜明刑是辨其輕重出
 入之等明政刑是仁大國必畏是榮故曰仁則榮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綢繆武彪反

○詩幽風鴟處

反鴉吁驕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

桑根之皮也綢繆纏束也繇詳密補補綴葺七入反也

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中村氏曰牖戶只是一鳥

巢只開予鳥自謂也蔡虛齋曰鳥非指鴟鴞鴟鴞鳥

言如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

侮予者乎蔡虛齋曰註曰在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

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註翼 林次崖曰：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証上節之意。蔡虛齋曰：以道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

網罟，捕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胡期僊曰：侮是傷壞，彈射中村氏曰：道字輕看猶云物理。周聘侯曰：知道緊切，未雨網罟上說，顧麟士曰：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云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指南曰：能治其國，家即詩上段意，誰敢侮之，即詩下段意。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般樂偷安，急教輔

縱欲則無緣得當乎理，偷安則亦惟日不足也。陳定是私心之所為，其為不仁甚矣。亦惟日不足也。善，惟日不足之意。

註翼

林次崖曰：今國家間暇一節，是說不仁則辱，盧未人曰：般樂怠教是不仁自求禍，是辱胡期僊曰：今指當時諸侯蔡虛齋曰：正韻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怠惰也傲慢也○般樂怠教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茲諛是崇是用矣自與本文相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李岱雲曰：般樂固自與本文相反對不必如在有事上見急則慢事教則侮物蒙引分動靜亦非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總結上文節節所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之意，不止結未雨間暇二節，盧未人張

說

註翼

盧未人曰：重自字看榮是福辱是禍仁與不仁皆自己也禍福之來由仁不仁故曰自己求之與後章自取同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蔡

齋曰九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不配合也

命天命也以理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

孽禍也違避也逃而活生也書作逭音迨猶緩

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注翼李岱雲曰按此因上言禍福無不自己求而復

君不肯彊仁亦以為禍福之榮辱由於天命有非人

合乎天者仍在於我也引書言天孽可違自孽不可

活則知天能禍不仁而不能禍仁則所以致辱者仍

在我之不能也胡期儂曰天作之作是降己無罪而

天降之災猶可得而避自為不善而陷于惡則不可

得而生此指禍福句蔡虛齋曰天作孽如火盜賊之災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蔡虛齋曰俊傑即

故曰俊傑

註翼指南曰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此以本國言

只是各辨職事此在位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

未即立其朝也下四句意同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指南曰市是統言之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為之以居商者即都邑後市之廛

也朱子曰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

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賦謂取其稅也見廛字作沽字

用貨物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朱子曰市財百物貨物治之類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

則不必廛也言少虛齋岱雲以貨言晚村為人言稼書兼用之當以晚村為是

註翼廛未人曰市字關字耕者字廛字俱微讀斷沈無田曰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

不征在內胡期僂曰商是賈賣人今按藏藏貯也

想戰國時廛與貨並征故孟子言不可征貨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句前篇梁惠下上下篇

註翼李岱雲曰按天下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有欲仕者有卿大夫之聘問往來者有牽車服賈者此

却單指服賈者而言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指南曰各出力以助

耕公田而八家之私田則不之稅

註翼胡期僂曰耕者治農人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

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

一家力役之征也以上合司農康成二說而刪潤之

不可考通義曰布幣名或曰泉也即今謂之錢蔡廬

齋曰宅不種桑麻者此宅內言謂荒其地也民無

常業者此主游手游食言常業謂工之作商賈之買

禮全文故用一家力役之征句本固是二項非夫

字內附有家字故下文只曰令出此夫里之布而已

說誤今戰國時一切取之賦商賈如宅不毛及無職

事者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出此夫里之布非

先王之法也非無恒業故當無夫征里布之罰

民也

註翼

蔡廬齋曰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陸稼書

曰看來集註於第五節廛字亦欲作後市之廛

不兼左右三區言人於左右三區之廛不過是農夫

在邑之里與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積貯之

處耳戰國雖重斂未必繁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

廛乃商賈交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時因而重斂之

耳存疑得之蒙引云亦附會矣精言曰註前云廛

市宅也此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兩廛字雖死活不

同總之止一廛也今按或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

之廛或單指左右各三區之廛俱不可從林次崖曰

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

事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

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

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

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五月林曰

就市中交易言故曰商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

吏所奉行君命者王者

征討所以奉行天命故

孟子公孫丑上

三十一

謂之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註翼曰天吏依說而側重廢亡邊如云其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其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之討罪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

討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能行五者則王者規模大段已具故以王

政言之寇戎指鄰國之民仇讎即寇戎以其方叛言赤子指吾國之民仇讎即寇戎以其方叛言

註翼盧未人曰信能行此五者信字重看言實能行之非虛文也鄰國之民兼上數等人看張參陵

曰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生來天吏專以征伐言胡期偃曰率是引導今按濟事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不仁者皆由是心之失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

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張泰嶽曰可於

可憐之事一觸於外而惻但好生之意遂動於中這叫做不忍人之心今按人之得天地生物之心猶人之性質有所肖其父也忍耐之忍非殘忍之忍不忍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之謂饒氏說為是蒙引說却非

註翼指南曰此章勉人君克不忍人之心以行仁政首二節言人心之同具而推先王能克之以下

驗仁心之同具而欲人之克其量如先王張參陵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

無加益王觀濤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陸稼書曰說人皆有不忍見殘

忍刻薄乃吾生所本無孫詒仲曰蒙引云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

仁愚按三節釋人皆有不忍之心而以揀揚惻隱之心為言非專言之仁也但仁為善長惻隱自大於羞

惡三言故首句先以不忍之心言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

言以心故不能察識不能察識此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

全體此心仁體完具與隨感而應仁用自然流出與

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輔潛庵曰發明眾人

與夫先王之所以能然之由中村氏曰以眾人之

反起而說先聖王之政能如此孫詒仲曰眾引云此

政事眾人俱有蓋誤看眾人字以為是無位者不知

註云政事即本文不忍人之政政字非無位之政也

註所云眾人對先王言有位而無德便是眾人矣李

岱雲曰此推字即本文行字乃由心而達之政也

註翼此節謂勸勉為政者為是蒙引緒言誤饒雙峰

學按運掌用力不難甚言治天下之易陸稼書曰運

掌句翼註四書脉賽合註俱云不作效說看來此句

非效而何熊伯甘曰雖以先王之道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

也傷其人痛有痛於己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因傷後而隱痛於心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是就此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而指見不忍

非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

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反若江

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乃洛中俗語○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物事出來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註翼

胡期僊曰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張彥陵曰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張泰嶽曰孺子是孩子朱子曰惡其被不救之名盧未人曰乍見孺子一節說惻隱之心痛切一節說食一豆羹一節說羞惡之心痛切只看此兩章得力便不失了本心石竹林曰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所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朱子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中節則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便是中節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

辭解使去己也張泰嶽曰理所當讓推反以與人

也張泰嶽曰理所當讓則必讓以與人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

惡而以為非也蔡虛齋曰是非是活字人之所以為

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之言人若

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李岱雲曰只是反決之辭

見人則皆有必矣翼註曰不是說名雖為人而實無異禽獸意

註翼

黃四如曰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

者也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心主宰之謂也

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陳定宇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

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此六字橫渠語今按新安說極好涵養節制以人端緒音序絲

心之自然者言緒言當人功看非是端緒音序絲也謂頭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

有物在中而緒見反形於外也盧未人曰仁之全體渾然在心而其端緒

微見於惻隱

謹異

胡期僊曰五節總言四者皆發自本然之性吳孫右曰意在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非如下孟性善章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重性也

○惻隱之心非因事物之接而始有也人之有是惻

隱者由其有仁愛之性具于心因事而發為惻隱是

惻隱之心乃仁之端也下三句做此蔡虛齋曰心既

統性情故惻隱羞惡之屬亦曰心也袁七澤曰如何

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乎曰見人影則知有人

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通義曰支如木之枝人之所必有者也自

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輔潛庵曰人所必有應上明

物欲害之之說蔡虛齋曰此句人皆以貼在自賊者也愚謂不然只推原所以自謂不能之故今按岱雲

孟子 公孫丑上

謂之字指仁義禮智說不是

註翼

胡期僂曰六節結上起下言人不可自棄張泰

沃然有這四體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

端不具之人乎胡期僂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

充于政治者是不以先王之身自待而其棄其身于

仁義禮智之外賊害其身者也謂其君不能擴充于

政治是不以先王望其君而置于不仁不義無禮無

知之地賊害其君者也顧麟士曰自謂不能亦指君

而言蓋此亦為當時諸侯發也今按緒言謂以臣言却未當

合註曰謂其君二句帶看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朱子曰擴是脹開充是放滿○如注水相

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皆則注得這一器滿了

緊要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隨處發見就日間時時發

動處言胡期僂曰皆字兼四端孫詒仲曰合四端皆擴充也又按謂指人恐未是若然當在知字上鏡雙

峰曰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蔡虛齋曰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又

按其字指四端本然之量九當側隱處莫不惻隱是也羞惡以下亦然此段只知當推廣充滿而未推廣

充滿也許白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盧未人說未是

己知去充則其道漸漸生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如火之方熾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矣

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蔡虛齋曰此字又指知皆即此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言今按此段方真箇推廣充滿也不言推廣者

省文也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謂之充本然之量本廣大無窮雖四海九州

之遠足以皆施濟故曰亦吾度內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

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

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蔡虛齋曰人之

性情即心之體用也本然全具體也即四德之渾然

在中而未發者也各有條理用也即四端之發於外

隨感而應者也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不忍人惟君

子為能擴而克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克與不

克亦在我而已矣輔潛庵曰程子之說乃為仁由己

誠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中村氏曰誠心要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

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其理亦

猶是也以四時不言土而於四時無不在發明四端

火金木及四行字俱兼氣質許白雲曰定位以方言

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即下

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

則寄王也蔡虛齋曰如每季九十日各除未十八日

為土春木末十八日為土則木之所生以生火者此也

夏火末十八日為土則火之所生以生土者此也

生秋金者秋金末十八日為土則金之所生以生水

者此也冬水末十八日為土則水之所生以生木者又

此也又按此以氣言也許白雲曰土即大地也無地

則金木水火何所倚又按此以質言也中村氏曰四

時各當權者為旺又按寄寓也王興也

註翼七節言當擴充工夫全在此節與藤右曰凡字

是語氣直至始達為截○苟能充與以不忍人二

句應足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可運句應朱子曰南軒

孟子公孫丑上

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德地充陸稼書曰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存疑得之淺說將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蓋察識者只是察識其端又在此知字前孫詒仲曰本文若云知而皆擴充之矣則知與擴有兩重意今云知皆擴而充之矣知下無而字非兩意也今按語類有重知字說者是未定之說朱子曰不特是孺子入井便德地其他事皆德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德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又按每端發時必全體不須擴充許白雲陳筠堂說不是陸稼書曰按語類曰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個也無妨云云這便不能充此條似知而不能行然却說是不能充者蓋就萬事上論則一事然而他事不必然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初念然而繼念未必然亦是不能充蔡虛齋曰大抵此亦為當時諸侯言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

棺槨利人之死註蔡虛齋曰本文惟恐字大

註翼饒雙峰曰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

之當擇說起引起人當擇仁而處之今按俗雲說不

可從矢人不仁而函人仁而匠人仁而匠人仁者其

術使之然也故擇術不可不慎也術字兼技術道業

言仁亦在其中指南說不可從張泰嶽曰矢人是造

箭的人惟恐箭之不堅而至於傷人函人是造甲的人

惟恐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吳蓀右曰首句就本初

之心說中三句就今日為術之心說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曰書得流 卷十一 孟子 公孫丑上 四十一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馬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

里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道以仁此

孔子之言也陳定宇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

孟子之意釋孔子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

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

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人之初得於天

而已及事物之來觸而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更出

互應惻隱固是仁之愛羞惡亦是仁之宜辭讓亦是

仁之理是非亦是仁之通故曰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言先字是先後之先翼註誤仁以專言言四者以偏

言言緒言誤中村氏曰按不曰兼統三者而曰兼統

四者是見專言之仁兼得偏言之仁及義禮智陳之

字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又按在人

引以見仁義禮智皆善而仁則為善之長之義在人

則為本心全體之德蔡虛齋曰亦為單有天理自然

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擇安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

須臾離者也釋宅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

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

乎林次崖曰夫仁天之尊爵以下

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知意

註異指南曰引孔子之言以見擇術在處仁李岱雲

以其非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故天人字亦下得甚有

意思盧未人曰以所愛言故曰爵以所居言故曰宅

猶居宅不可一日離胡期僊曰禦是阻止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

在張泰嶽曰若擇術而不處於仁則物欲日蔽本心

義矣今按與下節註仁該全體以下相應

何物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

義矣今按與下節註仁該全體以下相應

胡期僂曰由相似之意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中村氏曰

章如惡之莫如貴德而言指南曰因人知恥不言智

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註異 林次崖曰為仁如何前章貴德而尊士云云則為之仁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陸稼書曰註引由

是釋所以正己反己之故非正訓也今按此說極

是緒言不得其解所以有不切之疑也可謂誤矣

註異 中村氏曰末節上只說為仁尚未明言為字之

義故復借射以發明之吳棫右曰仁者如射如

射者之事也只虛講不可露出反己意若露出下文

則又安有不中安有怨勝己之理下面都不消說了
仁者如射一句斷住下只就射說為仁者須是自家
先有其德方可發政施仁即正己而後發之譬也既
然以德行仁自無不當然毫釐之間偶或有差無以
當乎天理之則而合乎人心之安即發而不中之譬
也如此豈可怨人勝己仍反之己只是修德自強貴
德尊土以明政刑之類
即反求諸己之譬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上其字指己自
子路而言下其

朱字指子路周子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

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也噫精里先生曰令名謂喜聞過一事令名也虛程
齋誤規規正也諱隱也悟悔悟也噫痛傷聲

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亦字對伯夷柳下惠而言百世之師獨
以勇於自脩言輔氏兼為聖為賢言非

禹聞善言則拜

書見大禹謨曰禹拜昌言蔡九峯曰昌言蓋不待有
并皋陶謨

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輔潛庵曰一聞善言
則至誠屈己拜而受

之中村氏曰屈己二字只是拜字意今按謂屈下己
之德位也李岱雲曰不待有過云云便見較子路更
進之意屈己拜受只言其
誠不在拜上見進於子路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

者由禹之所為己不可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
及了乃大舜有大焉

為私也張泰嶽曰見得這善是天下公共的道理非
是一人的私物不把做自己的也不把做別

的己未善則無所係吝字解舍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

不待勉強上聲解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孫詒仲曰改己之不善為所能也舍則忘私順理毫
無係吝不知善在己非禹所能也從人之善禹所能
也樂則安而行之毫無勉強不知善在己非禹所能
也李岱雲曰所謂己未善者豈舜真有未善只是聖
不自聖見人善便似更善於己便與無所係吝而從
之耳吳伯章曰取之於己謂取彼之善而用之於己
也塞合註曰
目條件也

註翼 李岱雲曰舜之大於由不必說其大於禹只在

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或看大
小在安勉外者非是指南曰舍己處正所以從人從
人即所以取諸人也合來只是個取
諸人耳故下止言個無非取諸人者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見史記

註翼 此一節只是足上節意言舜一生所行無所往

耕那稼也稼以禾言張泰嶽曰陶是燒造瓦器漁是
捕魚又按耕稼云云舊說以境言湖南講謂不是論
窮通要在事上看俱不
必似當作終身閱歷看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盧未人曰許是獎取彼之善而為之

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
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

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

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輔潛庵曰聖賢云者兼子路禹舜之事而言也蔡虛齋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出於誠也禹聞善言則拜拜出於誠也舜之舍己從人又不待言矣同一樂善也○彼此之間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己分彼此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孫潛村曰見其聞告而喜聞言而拜無非樂善之誠而人之告者言者亦應有歡欣踴躍倍加鼓舞處今按裕衣物饒也故有有餘及他意

註翼 此節承上節單就舜說岱雲聘侯說俱非是君子不必指聖人翼註誤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王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切急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註翼 吳蘇右曰擇君而事非其可仕之君不事擇友而友非其可友之友不友○推是孟子推思是孟子思要非有寔事只形容其意向如此○不屑就虛齋曰此條是節節說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足亦不立其朝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友

不友口亦不與之言○炭是火炭○鄉人又未至於
 惡人推惡惡心必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其
 冠不正鄉人之冠不正也○詞命雖善而其人未必
 善也故不受○是故承上文林次崖曰鄉人之冠不
 正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至於諸侯之善其辭命
 而至初無少失禮矣亦所不受一節深一節摘訓曰
 坐於塗則為所汚坐於炭則為所熱張泰嶽曰此心
 蹶踏不寧就如着了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的一般有
 不能一息安者胡期僕
 曰不受是不受其辭命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

於處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

隱賢不枉道也吳蘇右曰不肯苟且以隱在己之賢才而必以其直道而行朱子曰謂不

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汗己當勇却以怯自

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陶石簣曰凡人情事汗

若為小官不滿其所願却使不肯展發己能遺佚故

棄也為人所放棄 阨困也身處困 憫憂也爾為爾至

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是都

無禮的 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 也不自失不失其

正也援音 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註翼摘訓曰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

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上諸候來如何泛說○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

向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為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
受相照亦是深一節盧未人曰孟子言和者之介猶
孔子言清者之量皆是闡幽見清和之為聖此是指
其有弊見清和之非中未可入介意講朱子曰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中村氏曰列
女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正是所
以不差不卑而仕之心事蔡虛齋曰阮窮是遺佚後
事由由然惠由由然也張泰嶽曰爾自爾我自我原
不相關雖袒裼裸裎無禮於我側亦爾之自失耳
焉能汗浹及我哉指南曰不屑去正解援止之故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側格反不恭簡慢也輕忽待人夷惠之行去聲

固皆造七到反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

故不可由也蔡虛齋曰伯夷雖是聖之清然既專於

之隘也柳下惠雖是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有當清處亦不能為清此其弊之不恭也

註翼中村氏曰末節此總斷語故再揭孟子曰三字

天下無一人足較陶謹之曰不恭是他玩弄一世不

把人做人看朱子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

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陸稼書

曰隘不恭不但以此迹論其心固如此○蒙引由其清

不由其隘之說存疑非之極是盧未人曰蓋由夷之

清未有不隘由惠之和未有不恭故不由者不由

夷之偏清必由乎清而和者不由惠之偏和

必由乎和而清者這便是自願學孔子之意

